

E11 投资不成功是因为你懂得太多

2025 年 11 月 12 日

如果不学金融、经济，是不是就很难做好投资？

如果搞不明白地缘政治、利率、货币政策、风口、市场动向、盈利预测、估值模型、衍生品，还有机会吗？

如果亏钱了想从头再来，关键是要修正什么？

这期聊的是，那些需从大脑里卸载的投资知识，Things to unlearn about investment。

当然，我预感这一期可能前提就有问题。现在大牛市，遍地都是股神，哪有投资不成功的人？

那等一段时间再说吧，不着急。

时间轴

00:13 投资不太成功是因为你懂得太多

11:49 错误 1：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要抓住股市这个机会

19:48 错误 2：对投资游戏中角色设定的认识有重大偏差

27:26 错误 3：高风险高回报

32:54 错误 4：未意识到，努力是一种被高估的品质

40:33 错误 5：未意识到，市场上的预测都是噪音，有害无益

44:48 错误 6：未意识到，常用分析框架也许是无益的，难度系数不决定投资收益

51:27 错误 7：投资是一门很复杂高深的学问

56:55 结语：知识/共识不等于常识，天助自助者

导语：知识过载的投资悖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慢慢变富》，我是正常派。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投资不成功，是因为你懂得太多。

经常听见有人说：“我投资不成功，是因为我不太懂，我也不是学金融的，或者不是学经济的。”但我想说，真相可能恰恰相反。投资不太成功，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你懂得太少，而是因为你懂得太多。当然，大家有类似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看投资是否成功的函数，乍一想，它有非常多的变量。比如宏观层面的大国竞争、人口结构、汇率、利率、货币政策、政府扶持等；也包括公司层面的产品创新、消费者反馈、内部管理等大大小小的问题；甚至还包括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声音，比如专家的预测、分析师的报告、大 V 的观点、国家队进场的动向等等。好像真的要把这些所有的要素都搞得非常明白，投资才是一件能成功的事情。如果你没学过经济金融，不懂得宏观微观，不懂得如何快速获取和解读信息，投资好像确实很难成功。

但是事实上，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比如经济学家、金融教授，还有在股市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行业老手（比如宝总对吧），他们的投资大部分都不是很成功。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思考，如果只要学了经济或者金融就可以很懂、就可以投资成功的话，那可能大家都去学金融经济了，因为那是一个可以直接赚钱的学科。那按理说，投资业绩最好的应该就是那些经济学家、金融教授和金融从业者。但是现实中的反例非常多，各种各样博学的人士或者行业从业者，他们的投资业绩往往非常糟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他们当年汇聚了好几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金融界顶尖大牛，结果这家公司最后却倒闭破产了。

而另外一个方向的反例是，我上一次在股东大会上遇见了一个大姐。那个大姐并不是学经济金融出身的，她也不太懂这些宏观的大道理。她就是说：“在这个公司 IPO 上市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公司的管理层很靠谱，而且公司的产品也还不错，我就买了，之后一直也没有卖过。”这位大姐看上去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她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已经十几年了，这笔投资已经帮她实现了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她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但是很显然，她并不具备那些经济学家或者金融教授所具备的庞大知识体系。

对于投资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复杂的事情，人们其实天然会有把事情想复杂的倾向。从自身内部的原因来看，当你去学了太多太多有关投资、经济、金融的知识之后，你根本逃不过那些错误的知识。当正确的知识和错误的知识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因为一方面好像这个理论也对，另一方面好像那个观点才对，你就会觉得极度复杂。学的越多，往往越容易被错误的知识污染。

从外部获取信息的角度来说，即使你非常有能力，能够获得大量、及时的外部信息，如果你分不清楚哪些是噪音、哪些是信号，你依然会觉得极度复杂。一旦分不清楚噪音和信号，你就会得到很不一致的反馈。面对这些外部信息，你也会感到迷茫：我针对这个消息到底应该行动还是不行动？因为有时候我行动了好像赚到了钱，但有时候我行动了结果又亏得很惨。这种把事情想复杂的倾向，跟我们学的知识太多、获取的信息过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黄峥与段永平的商业常识：简单与常识的力量

我之前看过《财经》杂志采访拼多多的黄峥，那是 2018 年的一个采访，我可以引述一下黄峥有关“学习”的一些精彩观点。当时财经记者问他：“2006 年段永平以 62 万美元拍下了巴菲特的午餐，还带你去见了巴菲特，当时你只有 26 岁，那天对你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吗？”

黄峥回答说：“巴菲特讲的东西其实特别简单，是我母亲都能听懂的话。这顿饭对我最大的意义，可能让我意识到了简单和常识的力量。人的思想是非常容易被污染的，当你对一件事做判断的时候，你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了解之后，你需要的不是睿智，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还有勇气用理性、用常识来判断。常识是显而易见、容易理

解的，但我们往往因为各种成长、学习形成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诉求蒙蔽了自己。段永平还教给我一个商业的常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一定会波动，但只要你的价值提升，最终价格会和价值接近。这个常识让你能够安心于增加企业的内生价值，而不要过度在意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

财经记者又问：“遇到一个未知的领域，你如何去了解、思考和判断？”黄峥回答：“通常会采用比较原始的方法，自己去体验和感受。大部分人都 overthink，也就是想得太多。其实多数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没什么可想的，你只需要用常识来判断就可以了。”记者马上追问：“举个例子，电商相关的物流、金融领域，你如何去学习和了解？”黄峥回答：“为什么要了解？大部分知识是没有用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段永平教我要‘胸无大志’，你做好当前就好了，我也不会去规划五年、十年。我会想一个很远的目标和一个很近的落实。就像谈恋爱一样，你最终找到的就是你规划的那个人吗？你能够决定下一个遇到的女孩是谁吗？”

所以黄峥的这一段问答，其实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处于个人成长的渴望，我们很努力地去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面其实夹杂了太多的偏见和错误，这些过载的信息反而会在你做决策的时候，诱导你做出错误的判断。人的思想很容易被污染，所以他强调要回归常识，不要过度思考，因为大部分知识是没有用的。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本书，叫做《重新思考》（Think Again），是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写的。这本书的概要大体是这么说的：“传统上，智力被视为思考和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但在如今瞬息万变的世界中，重新思考和忘却已知（Unlearn）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技能。全球形势和经济的急剧变化迫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观念和决策。然而，我们仍然喜欢待在确信的舒适区，拒绝怀疑带来的不适。我们更偏爱让我们感觉良好的观点，胜过那些需要艰难思索的想法。对于很多问题来说，智力并不是解药，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诅咒。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容易对自身的局限视而不见。”

这同样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的一本书。它们都指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觉得投资这么复杂？那是因为很多知识我们不仅要不断地学，更要不断地去丢。如果我们无法更新认知、忘却已知，其实是无法进步的。

投资实际上属于典型的“简单但不容易”的事。它在原理上非常简单，绝对不复杂。对于有志于做好投资、希望获得成功的人来说，我们的拦路虎往往不是我们懂得不够多，而是那些深植在我们脑子底层的成见。因为我们的大脑里有太多的成见，其中有一些不仅没用，甚至是有害有毒的，需要从我们的操作系统里彻底卸载。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聊一聊那些需要从大脑里卸载的、错误的投资知识。

需要从大脑里卸载的四个错误投资认知

接下来，我会一点一点来说说，那些通常看上去好像是颠扑不破的知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必须卸载的观念。

错误认知一：股市面前机会平等，人人都能通过炒股改变命运

很多人认为在股市的机会面前众生平等，我们要努力抓住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财富上的成功或者改变命运。这个常识在我看来就是错的。事实上，大多数人根本不应该参与股市。在股市里，超过 80% 的人是注定亏钱的，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这个比例都不会变。你只要不参与，就已经被动战胜了 80% 的股民。但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觉得股市是这么好的一个阶层跃升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不让我去抓？这里的错误在于，你没有去评估这个机会到底是不是“属于你的机会”。

很多人参与股市的初衷是投资理财，希望获得财富的增长。但当你买了股票之后，你可能根本没有在玩“投资”的游戏。要想赚钱，其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你放弃了现在可以用钱消费享乐的机会，希望换取未来能够拿回更多的钱。但是，市场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拿回钱的游戏方式：

一种方式是，你买入了一个资产，这个资产本身会持续产生现金流，从而让你获益。这非常像是我们在游戏里玩“模拟农场经营”的游戏，你需要把农场经营好，作物成熟了能换钱，产生持续的现金流。另一种方式是，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底下的资产到底有没有赚钱，你只寄希望于另外一个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把你手里的筹码买走。这更像是一个百家乐或者轮盘赌的博弈游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先自省并明确：你现在玩的，到底是哪一个游戏？

这经常让我想起刘慈欣在《三体》里面提到的“罗素的农场主假说”：说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 11 点准时来给它们喂食。火鸡里有一位科学家，连续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例外，于是它自豪地宣布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一个伟大定律——“每天上午 11 点，会有食物降临”。结果在感恩节那天的上午 11 点，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它们全部抓去杀掉，变成了节日餐桌上的食物。这个假说是想解释，人类迄今为止在物理世界获得的种种屡试不爽的规律，它真的就是永恒的真理吗？

放在投资的话题里，你同样要明白自己到底是“火鸡”还是“农场主”。农场主玩的是模拟经营，关注的是土地和作物的产出；而如果你是火鸡，你在火鸡游戏里总结出来的那些技术指标和定律，在农场主（真实商业世界）的眼里可能毫无意义。我们在股市里试图获得成功，能看见很多靠投机赚钱的案例，甚至身处火鸡游戏（投机游戏）里，你有时也会因为运气好而赚到钱，这就是投资最微妙、最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地方。但如果你沉溺于这种游戏，你本质上依然只是一只火鸡。

资产产生现金流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它注定是慢速的。而寄希望于别人用更高价格买单，往往是一种由情绪驱动的、不理性的短期爆发式买卖。你必须要想明白你到底在赚哪种钱、在玩哪种游戏。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就是想玩这种由情绪驱动、大涨大跌的投机游戏，那没问题，毕竟赌场里永远不缺天生的赌徒。

但如果你的初衷真的是为了资产配置、稳健理财，想让财富可持续增长，那你就必须明确告诫自己：绝不能成为一只火鸡，去玩火鸡的游戏。你必须跳出原有的思维局限，回到农场主的经营游戏里来。你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一夜暴富的幻想，接受自己不是那个受上天眷顾的天选幸运儿。你需要做的，是努力提升自己去识别好农场、好土地、好作物的商业洞察力，去脚踏实地实现慢慢变富的目标。否则，如果你连自己在玩什么游戏都分不清，最好的选择就是彻底远离股市，因为这样你已经轻松战胜了 80% 的股民。

错误认知二：把市场当成高高在上的主宰，把自己定位为渺小的交易员

我们每个人对于投资这个游戏的角色设定，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偏差。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当你想到“投资”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 画面一：走进一个股票交易所，里面人头攒动，空气里弥漫着狂热的荷尔蒙味道。
- 画面二：一个人孤独地坐在电脑前，打开炒股软件不断筛选公司、看盘交易，盯着红红绿绿的走势图，心跳随着股价起伏而加速。
- 画面三：像一个专业的华尔街交易员一样，面前摆着四五个硕大的显示器，脑子里飞速计算，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

这些画面的共性在于：个体主动走进了市场，而在这种角色设定里，市场是高高在上的，个体在宏大的市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随波逐流。

但我们来看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你今天偶然看见一家公司，觉得它的产品很有意思。于是你到 Google 上搜一搜，看看它的官方网站，下载它最新的财报仔细读一读。第二天，你又去跟踪了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些新闻。在做完了几天的信息收集和独立阅读之后，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时不时会去深度琢磨和思考有关这家公司的几个最核心的商业问题。等真正想明白了，半年之后当市场价格触发了你的安全边际，你平静地下单投资。

很显然，这种画面和前面那些有着本质的区别。前面那些画面里，你进入股市，不管是自嘲散户还是大户，本质上都把市场当成了主宰。但在价值投资的定义里，“市场先生”纯粹只是你的仆人，他是专门为你所用的。

真正的投资者不是心惊肉跳的交易员，而是纯粹的生意分析师（Business Analyst）。生意分析本身是和市场大盘的涨跌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使市场因为不可抗力未来要关闭十年，只要这个生意的内生价值足够好，投资者就愿意安心持有它。而且你持有这个公司 100 股还是 10 万股，本质上是没有什么散户或大户的阶层区分的。大盘短期的震荡、所谓的流动性、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预测，这些其实都是市场提供给你的干扰噪音。

如果你不能正确理解自己与市场的角色关系，你就会不知不觉滑入市场为你设定的火鸡游戏里，每天去猜测群体情绪的波动、去做出疲于奔命的交易，而不是像价值投资者一样，把市场当成仆人——需要的时候召唤它一下，大部分时候都让它退下。做生意分析需要你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去研读商业模式、公司文化和竞争优势。一旦判

定它是一个烂生意，你甚至连看一眼它股价的欲望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召唤市场先生来报价。如果你判定它是一个顶级的公司，你才会召唤市场先生问问当下的出价，如果太贵没有安全边际，你就打发他退下，绝不需要每天去问他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涨一点。

在我们的中文里，把 "Stock" 翻译成“股票”。我们常说“炒股票”，这个“炒”字和“票”字，天然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玩票”的错觉，觉得玩的就是红红绿绿的心跳。一刚开始就进入了这种错误的角色设定，注定就只能沦为被市场主宰的韭菜。

错误认知三：高风险才能带来高回报

大家可能会说：“高风险高回报，这难道不是金融界的常识吗？”我想说的是，在投资里，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股票价格短期的剧烈波动甚至大跌，在投资者的眼里根本不是风险，反而是巨大的机会。“高风险高回报”这句话害了非常多的人，给他们走向盲目赌博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心理宽慰，让他们觉得“我想赚大钱，当然必须承担巨大风险”。

但价值投资的精髓，恰恰在于去寻找并买入低风险、高回报的资产（这里指长期回报）。这种机会虽然稀缺，但在市场上是由于大众的不理性而真实、持续存在的。正因为市场经常失效、人类经常陷入非理性的恐慌，才会导致一个原本能提供高长期回报的卓越资产，其股价突然遭遇了非理性的腰斩大跌。这时候如果你真正能看懂这家公司，那对你来说这根本不是风险，而是上天赐予的难得机会。

这中间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你对这个公司的内生价值，心中到底有没有一个“锚点”的清晰判断。这个锚点的评估可能只是毛估估的、不需要极其精确，但你必须有一个大体的感知。比如你觉得这个公司怎么看都值 30 亿到 50 亿，而现在市场因为恐慌给出了 10 亿的市值，那这就完全值得买入对吧？如果它继续跌到 5 亿，那意味着安全边际更大了，更值得越跌越买。因为你有价值的锚点，你是在做投资。

而没有锚点的投机是怎样的呢？你跟风买入一个公司，现在市值 10 亿，但它到底值多少钱你心里完全没有数，连毛估估的感觉都没有。你只知道它今天涨了、明天跌了，你每天其实是在猜大众投票的短期情绪。当你心中没有价值的锚点时，股票的大跌对你来说就是实实在在、会引发巨大恐慌的风险。

对真正的投资者来说，太长时间的牛市、股价一直疯狂地涨，反而是风险。因为这会导致你手里攥着现金，却找不到任何有安全边际的标的可以配置出去，会面临极高的机会成本。所以，“高风险高回报”在投资上是完全不成立的，只要你保持理性、耐心等待市场失效，完全可以找到低风险且能带来丰厚长期回报的机会。

错误认知四：在投资里，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能换来成功

我相信有一部分人来到股市绝对不是为了投机，他们是真的想好好做投资，决定每天勤奋起来。他们花大量时间学习，每天紧密看盘、读海量的研报、刷雪球上各种大 V 的分析推荐、精研财务报表、在 Excel 里做各种复杂的纵向和横向数据比较，看各种五花八门的教你炒股的书。但我想说，在错误的道路上，这些所谓的“努力”全部都是白费的。

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在不断灌输“你必须加倍努力”的观念。但我们的教育很少帮我们分清两件事——也就是段永平总经常强调的：先做对的事情，然后再把事情做对。你必须先选对正确的战略方向，这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你本身前行的方向就是错的，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努力去把事情做对，最终往往死得越惨。在投资里面，做对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定位为生意分析师，去寻找少而精的好公司，关注长远的未来，把投机、侥幸和预测彻底从脑子里卸载。如果你在预测股价、跟风投机的错误道路上加倍努力，那无非是像那些勤奋的火鸡科学家一样，研究得越细，最终在感恩节来临时死得越难看。

想要在成千上万家平庸乃至垃圾的公司里筛选出极少数好公司，并且要耐心地等到它出现错误定价的完美价格，这种机会天生就不会太多。再加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能力圈边界，你真正能懂的行业和好公司就那么几个。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根本不是靠你每天多看几张盘、多算几个指标的“努力”能解决的。相反，如果你学得越多，又无法分辨哪些是错误的毒知识，大脑就会染满病毒，想卸载都卸载不完。

所以，在投资里，“努力”往往是一种被高估的品质，而“耐心”才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稀缺美德。努力的前提是你必须已经行驶在绝对正确的轨道上。而在正确的轨道上，真正考验功力的是你要学会耐心地“等”。对于投资者来说，千万不要假装勤奋，而是要学会狠狠地去“偷懒”。我追求的境界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有的时候运气好一年半载能等来一个机会，运气不好两年等不到一个，这都再正常不过。一旦等到了懂的好公司出现错误定价的时机，下重注买入，然后安安静静地死守它三年、五年。

在这场游戏里，你真正需要去死磕和对抗的，从来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人性的贪婪与焦虑。当大盘天天在暴涨，当你周围的人好像都在通过投机某些热门题材（比如之前的稳定币、现在的 AI、数据中心）一夜暴富、赚快钱的时候，你能不能克制住内心的嫉妒与焦虑？能不能不受这些爆炸信息的干扰，安安静静地守在自己的能力圈里无动于衷？帕斯卡说：“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人类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说的太容易，但又有几个人能真正耐得住性子寂寞地坐一年、三年？如果你天性极度缺乏耐心、总是忍不住想要通过频繁操作去展现自己的“努力”，那最好的选择可能确实是彻底离开股市。

对于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来说，这一点尤为艰难。因为好学生从小到大通过中考、高考、名企面试、职场晋升，他们一生的核心路径依赖都是靠“个人加倍的努力和拼命做题”来拿到正向反馈的结果。所以一旦他们进入投资领域，就会本能地把这种“疯狂做题”的勤奋劲带进来，结果往往表现得比那些懒惰但有自知之明的坏学生还要差。如果你不能在心性上接受慢慢变富的客观规律，你就只能陷入很努力地“快快变穷”的死循环里。

远离预测噪音与自上而下的朝阳行业陷阱

我想讲的第五点，就是：资本市场上的绝大部分预测全都是毫无意义的噪音，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益。一旦你沉浸在市场里，每天就会被宏观博弈、老龄化挑战、货币政策降息几次、各种大厂的目标价预测等海量信息狂轰滥炸。各种顶尖投行和券商里，都有西装革履的首席经济学家和明星分析师在对未来发表言论。但在我看来，他们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这个复杂系统里寻找虚无规律的“火鸡科学家”。

如果那些宏观趋势和股价真的能被精准预测，他们根本没必要写成报告卖给你，自己闷声下重注赚钱早就成世界首富了对吧？你每天被动接受的这些信息，99.9% 都是干扰你核心理性的噪音，而不是能指导你当下进行投资的有效信号。巴菲特之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住在奥马哈那个平静、偏远的小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原因就是刻意原

理华尔街的信息噪音，远离那些金融机构的纷扰。因为真正顶级的投资者，看一个好生意都是以十年为跨度来审视的。

今年美联储到底是降息三次还是不降息，对于一个长青的卓越生意来说，根本不是核心问题。一个真正强大的好公司是活生生的有机体，如果它连宏观周期的波动、几次利息的微调或者短期的消费不景气都无法抵抗和应对，那它根本不配被称为好生意。这个世界草台班子之所以需要如此之多的预测者，纯粹是为了给那些对未来充满恐慌的巨婴们提供一种心理上的虚幻慰藉，假装总有一群掌握着水晶球的大师能洞穿未来的迷雾。

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类预测者：一类是知道自己不懂未来的，另一类是不知道自己其实根本不懂未来的。而后一类不知道自己不懂、却还极度自信的预测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如果全市场的投资者都变得极度理性、不再去盲信这些荒谬的短期预测，那市场上那些因为群体情绪恐慌而导致的“错误定价”就会彻底消失，我们反而会失去赚取超额回报的完美机会。正因为有海量不理性的投机者天天跟着这些预测频繁操作、随波逐流，才给真正的农场主创造了可以低价捡漏顶级资产的机会。

第六点，我们常用的那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宏观分析框架，也许是完全无益的，因为难度系数从来不决定你的投资收益。

研究公司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从人口结构、大国博弈等宏观大盘开始往下推导，去猜测未来二三十年哪些行业是朝阳产业、哪些是夕阳产业，然后再去朝阳行业里筛选可能胜出的赛道龙头。这种方式的核心缺陷在于它的推导路径太长了，中间需要叠加无数个“如果和假设”才能落地到公司层面，中间只要有一个宏观变量猜错了，最终的投资结果可能就是全盘皆输。而且这种朝阳行业的执念，会不可避免地把您引向当下最热门、估值泡沫最夸张的那些风口轮动里（比如各种人形机器人、AI 芯片概念）。另一种是自下而上（Bottom-up）：不管这些宏观的大道理，就聚焦于一家家具体的公司本身。去看它商业模式的现金流，去毛估估它未来的确定性，看它当前的价格划不划算，合适了就买入。

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很容易让投资人陷入狭隘的“行业决定论”，下意识地给某些传统行业贴上“夕阳行业、老登股”（比如煤炭、电力、石油、甚至白酒）的标签，

觉得它们不性感而彻底放弃关注。但你回头看巴菲特一辈子投的那些钢铁、石油、糖果、可乐、报纸，在当时看都不是什么性感的风口朝阳行业，但并不妨碍这些公司源源不断地为他印钞对吧？一个生意能不能赚钱、是不是好公司，跟它是不是身处时髦的朝阳风口，没有任何绝对的充分必要条件。

很多人在那些高难度的概念股里，试图通过极其复杂的假设去猜中未来的每一个技术变化，这在投资里就像是主动选择去跳一个七尺高的横杆。但你要明白，投资和跳水或者体操比赛有着本质的区别。跳水比赛里有明确的难度系数分，你挑战的动作越难，完成后的得分就越高。但在这个商业投资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评委管你是通过高难度动作赚钱还是低难度动作赚钱，低难度的赚钱反而更安全、更让人省心，那你为什么非要放着旁边一尺高的横杆不跨，非要证明自己聪明去跳那根七尺高的横杆呢？

我们完全可以把事情变得简单，自下而上地去寻找那些商业世界里“不变的东西”。未来清洁能源当然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现有的技术在未来五十年内依然无法彻底取代化石能源，石油依然是整个人类社会运转刚需的底层血液，这就是买下低估值传统油田时看到的“不变的事实”；时代再怎么变，人类喜欢吃甜食多巴胺的基因不会变，中国人在社交和饭局上需要高规格白酒来表达尊重的文化不会变，这些都是“不变”的底层常识。把精力放在这些高确定性、低难度的卓越资产上，在价格便宜的时候买入，它带给你的长期复利回报往往比那些天天追逐风口、在七尺高杆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操作要稳健得多。

结语：自知之明远远比聪明更重要

归根结底，投资绝对不是一门高深莫测、需要用到复杂高等数学和华丽模型的玄学。你投资不成功，往往不是因为你懂得太少，而是因为你脑子里那些花里胡哨、错误的旧知识塞得太多了。

你完全不需要去搞懂复杂的宏观经济学，不需要去预测利率和汇率的对冲波动，不需要去看那些财经节目里那些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专家的废话，不需要把厚厚的财报分析到附注的最后一行，更不需要去搭那些复杂的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模型或者

高精度的 DCF 估值模型。这些多余的技能，要么会把你诱导进频繁折腾的投机深渊，要么会让你陷入“精确的错误”里无法自拔。

我们追求的是模糊的正确。就像我之前股东大会上遇到的那位大姐，她可能对这些花哨的专业金融术语一窍不通，但这完全不妨碍她找到一个靠谱的好公司，坚定持有十几年，最终拿到惊人的投资回报。她才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最完美的投资榜样。相反，那些 IQ 极高、极懂金融理论和衍生品模型的人，反而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他们太聪明、太自负了，总想在市场里通过展示高难度的动作来证明自己的卓越，结果在市场失效来临时往往输得最惨。

在投资里，自知之明远远比聪明更重要。每一个优秀的投资者都必须清晰画出自己的能力圈边界。这个圈子的绝对面积有多大其实并不重要，最要命的是你必须清醒地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那些把只有巴掌大的能力圈在幻觉中无限放大、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的人，注定要在盲区里栽大跟头。你去看真正的投资大师（比如最近段永平总在雪球上的访谈），他们被问到很多热门公司时，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也不懂。”这绝不是谦虚，而是他们极其清醒、极其克制地知道自己能力圈的刀刃应该落向哪里，他们从不为自己的能力圈有边界而感到羞耻，他们最核心的底气就来自于理性的自知之明。

总而言之，投资是一件原理上很简单、不复杂的事，但这绝对不代表它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极其不容易，因为它真正需要你花笨功夫去真正地看懂生意，而不是去琢磨那些宏观的技术参数对吧？

怎么去懂生意？其实它也没大家想象得那么玄乎。你只要能真正琢磨明白街边的一家包子铺是怎么维持运营和赚钱的、一家奶茶店一天的流水需要覆盖多少采购和员工成本，你就已经具备了“懂生意”的底层常识。你无非就是要去洞察它当下的钱是怎么赚出来的，并且去用常识推断，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里，它还能不能继续用这么聪明、这么有效率的方式把钱赚回来？当然，对未来的判断伴随着大量复杂和不确定的变数，这确实极其不容易。它需要你长年累月去观察并积累不同企业成功和失败的真实案例，在底层形成一套能够击穿表象、洞察商业本质的敏锐直觉（比如明白“高度专注往往比盲目多元化更具胜率”等）。比起高深的微积分和期权模型，这些最朴素的商业常识和对抗人性焦虑的静气，才是拉开投资者之间阶层差距的胜负手。

我们要深刻明白：知识不等于常识，共识也绝不等于常识。“高风险高回报”或者“跟着朝阳行业的风口走”在市场上是普遍的知识 and 共识，但在底层的商业逻辑里，它们都是错误的伪常识。检验和清洗大脑中错误概念的方法非常简单——任何所谓的权威知识，只要它还无法在最朴素的逻辑里击穿到本质的层面，你就去连续追问它五个、十个为什么，它往往就会在常识面前现出原形。不要去习惯性地接受那些约定俗成的共识，而要把自己脑子里那些冗余、有毒的伪知识彻底卸载干净，让自己的操作系统重回常识的本质层面。

人往往更喜欢听那些让自己感觉良好、不需要艰难思索的话，农场主在现实中也是很难彻底叫醒一只沉溺在火鸡规律里的火鸡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天生拥有自知之明、敢于质疑权威、愿意独立思考、在执行层面上又足够“懒惰”且耐得住寂寞的人，那不管你是不是金融科班出身，你都天然具备了在投资大道上生存下去的绝佳心性。天助自助者，正如芒格时常引用的那句古老格言：“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

好的，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